

在
现场

□ 陈贤德

我新年电话问候的第一人，是我相识相交40年的良师益友，也是我最敬重的邓大哥，他就是调研过我国40多个少数民族、走访过全球60多个国家、出版过1600余万字著作的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。

1980年年初，我奉调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年鉴编辑部，正式与长我4岁的邓伟志大哥在同一屋檐下办公。那些年，正是邓大哥以《家庭的淡化问题》、《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》、《淡化“当官心理”》这“邓氏三论”引发高度热议的时期，但他丝毫没有架子，平易近人。1983年，他在国内率先提出开设“妇女学”，并指导我共同完成了《家庭教育的地位与作用》一文。此文刊载后，市教育局、市妇联、全国妇联乃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我们作专题报告。但邓大哥一直推荐我前往，邓大哥的这份提携之情我永远记在心。

我们同事的那几年，邓大哥是好大哥，更是好领导。记得

□ 高钧

年头岁尾，北方农村喜欢贴春联、剪窗花，而身处上海的我，花甲之年还是为童年的爱好情有独钟。儿时依偎奶奶身边看她剪花样，“何当共剪西窗烛”，那一幅玲珑剔透的灯光剪影，在我的心中留下深深的结。

再次拿起剪纸的剪刀是在退休后，那年临近春节，想为喜庆节日添点儿什么，我就设计了当年的生肖“蛇”剪纸还尝试了投稿，“福蛇”刊登在2013年的《新民晚报》文化版面，这对我是个极大鼓舞，那一年起，我决定每个春节前都要设计一款生肖剪纸以示庆祝，让新的一年我家大门上洋溢年味色彩。我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新一年

□ 侯宝良

朋友们在微信里讲从前过年的老点心。

阿根讲，老早走亲眷你送只猪油大松糕要比送奶油蛋糕吃香。老早乡下也只有过年前家里才会蒸糕，红糖一拌、放些赤豆，切成一块块样子就是黄松糕。要是再放点核桃肉、蜜饯什么，更上档次。

阿五头发来一张八宝饭图片，油光光的糯米饭上放满瓜子、糖冬瓜、葡萄干、核桃肉。我回过去一条：“八宝饭看看简单，要做得好，你晓得诀窍吗？”

我也随手发上一张刚做好的桂花糖年糕照片，糖年糕红

思想界的真汉子

1982年底，我赴京组稿，3岁的儿子高烧发病，邓大哥知悉后买了蛋糕上门探望。1983年8月，上海40摄氏度高温天，单位下午放假。刚在青岛与教育部领导完成中国首部教育年鉴审稿的我，带着两大皮箱300万字的文稿，刚靠码头，就见到站在单位小车边的邓大哥满头大汗对我招手。此情此景，此生难忘。

此后，我们先后调离大百科全书，但我们感情更加深厚了，关系更加亲密了。

2015年5月29日下午，我携拙作《长路行行见履痕——陈贤德作品选》清样至邓大哥府上请他作序。第二天一早，邓大哥就派人将序言《文如其人阿德哥》手稿送至我处，还来电嘱我，“因明天就要飞赴德国女儿处了，所以连夜一气呵成，如有不妥，你尽管改，我都认的。”一时语塞的我，拿着电话许久没有放下。

也许别人眼中，曾任三届民进中央副主席、两届全国政协常委、上海大学终身教授的邓伟志是位参政议政、著作等

身、治学有成的知识分子，而我心中的邓大哥却是一位率真可爱的人。正是这份率真可爱，邓大哥才会在生活中“任人调侃”，原则上“寸步不让”。也正是这份率真可爱，才赢得了张耀新大姐50余年来的相爱相伴，才诞生了《老夫老妻》这本邓大哥毕生发行量最小的出版物。同样正是这份率真可爱，才有了他特地在书中夹上50元并留言的“证据”便笺半页——“还阿德哥代垫的50大洋。因为怕过年加息，所以于除夕前还去。不还心已不安你老哥伟志”。那是因为2014年大百科老领导胡实声以101周岁离世后，邓大哥因公未能去追悼会，托我合敬一个花圈缘的缘故。

后来，邓大哥腿部染疾，出行不便。最近一次与邓大哥面晤是2017年。当时，他召集我们一众老兄弟在市政协餐厅用午餐。原来，他作为《隐秘依然璀璨——著名出版家汤季宏的传奇一生》的编辑顾问拿到了稿费。此书已于2019年1月出版，而主人公正是电影《51号兵站》中“小老大”的原型——中

剪纸情深

的美好期盼。

2021年元旦刚过，我开始设计牛年的生肖剪纸。中国人挺喜欢“牛”，对牛的赞誉之词最丰富：无私奉献，任劳任怨，勤劳淳朴，默默耕耘……鲁迅先生更有名句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。

“牛”与什么结合更有意义呢？节日里若有大红灯笼高高挂很能烘托喜庆气氛，如果灯笼上增加两个篆体字“辛丑”，更有中国味。寻找灵感过程中，我参考了三头黄铜鎏金鼎的图片，第一稿剪制成型，可学艺术的女儿一针见血指出毛病：美感不足。我想想也是，牛的模样怎么沉甸甸的？设计第二稿我

有些纠结，对于主角牛来说，是选择“牛气冲天”的形象，还是选择“悠然自得”的形象呢？最后我选择了养精蓄锐、巍然不动的卧牛。不久，卧牛和灯笼相结合的第二版剪纸设计出来了。让女儿提意见，她先点头又摇头再问我：你是让我看牛呢，还是看灯笼？“当然是牛了！”“但我的第一眼只看到灯笼。”噢！设计中灯笼占的比例过大。于是我设计第三稿，理念清楚，灯笼缩小成为陪衬，更加体现牛的形象，这样比例合理。

今年春节我没外出，一把剪刀几张红纸，既增加了居家过年的乐趣，又体现出浓浓的民族风，其乐融融。

忘不了的老点心

白相间，光滑细腻。稍歇，就看到阿根发来一条：“选种糖年糕老早过年要凭小菜卡买的，回来后切成一条条在油里煎煎，外脆里软非常好吃，等不到过年早就吃光啦。”

阿根他最喜欢吃糯米食品，我再传一张嵌满了花生、核桃肉、红枣的蜜糕，再搭上一张撒满了雪白椰丝的冷团图片去吊吊他这个“馋痲坯”。不出所料他马上就回复：“我晓得都是你自己做的，蛮赞的，你勤卖关子了，快点来传经送宝。”

阿五头也起劲地“煽动”

我：“今年疫情还没结束，没事不外出、少聚集，呆在家里做做吃吃，倒有些过年的味道，你就露一手嘛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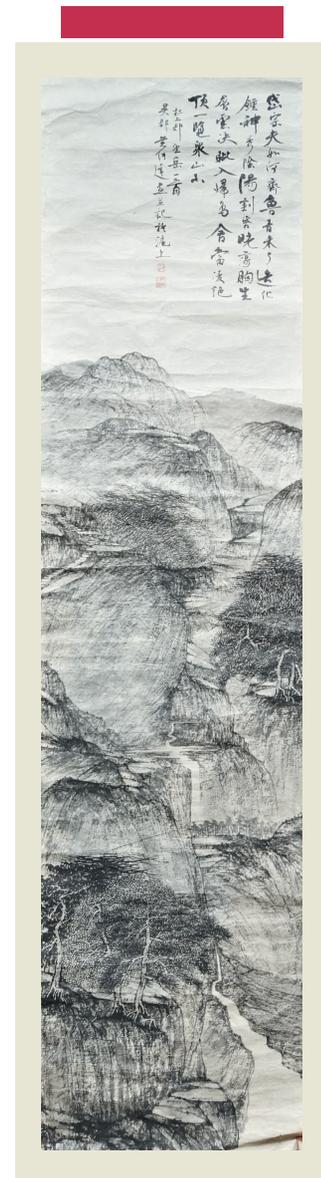
在老朋友面前我也不客气，告诉阿五头：“做八宝饭关键是糯米要浸透再蒸，拌猪油不可马虎，否则就是‘烂饭团’。”

阿根着急来问：“那糖年糕、蜜糕怎么做呢？”

我也毫无保留地讲：“糯米粉多、粳米粉少，加白砂糖、奶粉，用适量温水调均匀上笼格蒸熟。粉坯蒸熟后倒出来趁热

国百科事业的开创者，我与邓大哥共同的老领导。那天吃的菜并不名贵，但那份情却浓得化不开。

这几年，邓大哥往返于上海和德国，夫妇二人与暂居德国的千金其乐融融。我与邓大哥虽未见面，但彼此惦念。我还在第一时间收到《邓伟志全集》（24卷本）。邓大哥年事虽高，但思想之敏锐、知识之渊博，尤其是笔耕不辍之勤奋，让我钦佩不已。时间从没有冲淡我们之间友谊的酒，距离也从没有拉开我们彼此思念的手。



望岳诗意图

黄仲达 作

拌进熟猪油翻炒，到温度合适用手揉合，反复揉到粉团有韧劲，用方盒子成型冷却就是糖年糕；要是摘团包进馅子搓出圆形就是冷团，撒些许椰丝粉就是椰丝团；假使揉进碎花生、葡萄干、核桃仁等果仁、蜜饯，再反复揉合，冷却成型后再切片，就是蜜糕。”

我一口气讲完后再问他们：“你们都学会了吗？”

阿五头莫名其妙地讲：这么容易学会，那大家都好去开糕团店了，不过这些老点心，我们绝对不会忘记的！

□ 朱伟

那天，偶然路过华东

政法大学的门口，看到墙上“圣约翰大学历史建筑群”和“优秀历史建筑”两块牌子，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。1961年，我所读的学校与另外两个中等专科学校一起搬进了这所大学。这里，解放前被誉为“东方哈佛”，是我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，距今已有百年历史。

校园很大，环境优美。远离闹市，又很安静。我们吃、住、读都在学校里。当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，非常艰苦，一直有没吃饱的感觉，但我们住得还算舒服。学校大部分建筑最高只有三层，中西合璧。既有中式的飞檐翘角，又有拱门拱窗。不管是教学楼、办公楼或者宿舍，门外都是又高又宽的长廊。

宿舍在“韬奋楼”东边，是两层砖木结构楼房。男生住楼下，女生在楼上。房间很宽敞，层高起码有三米。雪白的墙，紫绛红的木窗、木门、木地板，窗还是百叶式的。宿舍走廊木地板也是紫绛红色的，走廊的一边有雕花的围栏，围栏上面有拱形的墙，还有三五级台阶。我们有时候常常会有时空倒流的感觉，好像自己是在五四时期的电影里。怪不得几十年后很多电视剧像《情深雨濛濛》《画魂》《青春万岁》，都在这儿拍摄。

去教学楼要走过校内一座木桥，穿过苏州河。在河北面，是一幢很普通的水泥楼房。当年四周还没有高楼，空旷的可以看见附近仓库和农田。教室门外有扇门，常年铁将军把守。有同学说，可能是防空洞，打仗时逃难用的；有的说，可能是活动室，不给我们玩。那年台风暴雨，苏州河的水溢进了教室。校方打开旁边的门排水，我们闻到了福尔马林的气味。后来听说，这幢楼以前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，地下室是个解剖室，吓得我们从此再没人提起这扇神秘的小门。甚至上夜自修课，同学们都要结伴而行。

春暖花开时，校园里又有别样的风景。用功的同学，为了不影响其他人，常常在昏暗的路灯下背古文、背外语，或者温课迎考。你也能隐隐约约地看到，高年级的男生和女生在花前月下漫步……

我们在这里学习、生活一年后，搬到其他地方去了。时间虽短，留给我们的却是美好的、关于青春的一段回忆。

忆
往昔

追忆青春